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180

19 December 1979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一八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79年12月19日

星期三下午3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 <u>主席</u> ： | 陈楚先生 | (中国) |
| <u>成员国</u> ： | 孟加拉国 | 凯泽先生 |
| | 玻利维亚 | 德萨瓦拉·乌里奥拉戈伊塔先生 |
| | 捷克斯洛伐克 | 胡林斯基先生 |
| | 法国 | 勒普雷特先生 |
| | 加蓬 | 恩东先生 |
| | 牙买加 | 尼尔先生 |
| | 科威特 | 比萨拉先生 |
| | 尼日利亚 | 克拉克先生 |
| | 挪威 | 奥尔戈尔德先生 |
| | 葡萄牙 |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曼斯菲尔爵士 |
| | 美利坚合众国 | 皮特里先生 |
| | 赞比亚 | 卢萨卡先生 |

本记录包括英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 (S/13691)

主席：现在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各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月十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即 S/13691 号文件。此外，安理会面前也有载于 S/13695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文本，这项决议草案是在安理会各成员进行协商期间草拟的。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位成员，我收到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收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科威特代表的来信，其全文如下：

“我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项目的审议工作。”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 S/13696 号文件印发。

这项提案并非以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为根据，但是如果安理会核可，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就赋予他们同按照第三十七条邀请的会员国同样的参加权利。安全理事会有没有任何成员想就这项提案发言？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指出我国政府不同意该项提议，即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会员国的相同权利参加这项辩论。

我们认为安理会在过去各场合上提出的邀请是不适当的，因此，我们要重申我们的意见。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希望将该提议的邀请付诸表决。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要发言，我便认为安理会可以就这项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的提议进行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牙买加、科威特、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所以提案通过。

应主席之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坐。

主席：按照协商时所达成的协议，我提议先就S/13695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法国、加蓬、牙买加、科威特、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国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表决结果是：十二票赞成、零票反对。一个成员没有参加投票。所以该决议草案就作为第 459(1979) 号决议通过。

我现在请秘书长发言，他要说几句话。

秘书长：我已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决议及其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定。

尽管联黎部队遭到种种阻碍，不能充分执行其任务，我还是确信该部队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不仅会使联黎部队的活动地区，而且可能也会使该区域的广泛地区避免冲突危险地升级。我相信愈来愈多的人都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当然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使本决议获得执行。第一个主要步骤就是联黎部队必须维持停火并巩固它的活动地区。主要目的当然还是依照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已重申其合法性的一九四九年全面停战协定，恢复黎巴嫩政府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主权和有效权力以及恢复正常状态，包括重新恢复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停战委员会。不用说，我会把这方面的任何新发展详细通知安理会。

我热切地希望在这项任务方面，有关各方将与联黎部队充分合作。

我要感谢黎巴嫩政府，它对联合国不断地给予合作。

我的报告略述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各有关方面的谅解与合作。同时，我也希望安理会成员，特别是那些能够施影响力的成员将尽一切努力帮助部队实现其目标。各成员国的支持对实现安理会制定的这些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我要借此机会深切地感谢各军队派遣国。遗憾的是，我必须再次指出这些国家完全没有收到它们按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所应得到的偿还款项。这些军队所面对的是难以接受的重担，这个重担必须减轻。因此，我要再次呼吁安理会和所有成员国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急切的援助。

最后，我要向在这联黎部队的第四次任务期限内为维持黎巴嫩的和平而阵亡的那些士兵特致哀悼。同时，我也要深切感谢联合国驻中东维持和平部队首席协调员西拉斯沃中将、联黎部队指挥官尔斯金少将和联黎部队文武官员、他们通常在艰苦和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英勇和有纪律地献身于执行委托给他们的任务。

主席：第一个发言人是挪威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奥尔戈尔德先生（挪威）：秘书长的报告全面地审查了联黎部队的活动和部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该报告清楚地指出，过去六个月的时间又是联黎部队的另一个艰难的时期。在八月间，黎巴嫩的情况达到了极端危险的程度，这个局面只有在实现仍在施行的实际停火时才缓和下来。

在报告所述期间，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多，有些事件的情况十分严重，联黎部队的一些人员由此而牺牲了性命。不幸的是，尽管一再地保证要与联黎部队合作，武装份子却在继续他们的渗透活动。遗憾的是，实际部队的侵占活动有所加强，而且有时候这些侵占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持下进行的。我们特别关心地注意到实际部队已在联黎部队的地区建立四个据点。这显然是违犯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这些据点必须立刻撤除。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侵占和渗透的活动似乎是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而这种恶性循环的现象必须打破。因此，我们敦促各方面要实行最大程度的克制并避免进行这些活动。

过去六个月期间，对该地区平民进行骚扰的事件越来越多，这也是同样令人十分关切的。这种骚扰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

虽然今年夏季所发生的危急情况没有再出现，但是，联黎部队的情况仍然令人十分关心。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联黎部队的基本问题事实上还没有解决。有关各方不允许联黎部队对其活动地区实现彻底与和平的控制。我们敦促各方面对联黎部队给予充分的合作。同时，我们也促请有此能力的国家对有关各方施加影响。联黎部队的活动地区内除了黎巴嫩和联合国的部队以外不应再有武装力量的存在。

联黎部队在该地区的活动自由受到限制，这仍然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联黎部队必须允许在该地区有充分的活动自由并在纳库拉总部的周围建立一个适当的安全区。

虽然联黎部队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障碍，挪威政府还是赞成把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和秘书长一样，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撤出部队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样不仅会使联黎部队活动地区，也会使该区域内其他地区很快地恢复敌对行动。由于这个理由，挪威政府准备继续参加联黎部队。

现在必须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作出的各项努力，并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制订一项行动计划，把维持停火和巩固联黎部队的活动地区列为初步的必要措施。

这项计划的长期目标是使黎巴嫩政府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恢复其主权和有效权力。

我们欢迎黎巴嫩政府准备为此目的给予充分的合作。我们希望各方面都会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并对联黎部队充分给予合作，使它能够履行其职责，从而恢复黎巴嫩南部的和平与安宁。

在目前的情况下，联黎部队具有主要的稳定作用。目前黎巴嫩南部情况的脆弱证明中东当前局势的危险性是长久以来就存在的。现在联黎部队必须作为广泛的冲突管制办法的一项要素。如果今天联黎部队撤除了，那整个中东区域就可能很快地发生新的大冲突。因此，正在为中东谋求全面和公正的和平的各方必须竭尽全力促进并保证使联黎部队继续履行其职责。

相互不信任是促进和平努力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各方的积极支持联黎部队可能也会有建立信心的主要作用。最后，这也许会帮助对与联黎部队的职责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找出全面的解决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如果不支持联黎部队或阻碍它执行其职责就可能容易产生反效果。

同时，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联黎部队指挥官尔斯金少将及其手下文武官员，他

们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执行了他们的任务。

最后，我要对联黎部队所面临的困难的财政情况表示关心。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国家拒绝分担联黎部队的费用。因此我们要促请所有国家政府分担联黎部队的费用，使它能够在维持一个爆炸性区域的和平方面继续发挥其主要的作用。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安全理事会再三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通过和埃及的单独协定在西奈半岛放手的以色列，却继续进行它对黎巴嫩的侵略政策。

以色列不理采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正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试图维持和加强在南部黎巴嫩的军事力量，为此目的还利用哈达特的反政府势力。后者最近甚至突破了联合国部队所管辖的地区。

由于以色列的这些行动，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这对整个中东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有关这个局势的各项事实，已经充分反应在秘书长关于此事的经常报告里，包括载于今年十二月十四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S/13691号文件内的最新报告在内。

黎巴嫩悲剧的原因很清楚。虽然以色列的宣传攻势，企图将在黎巴嫩所发生过的以及正在发生的一切责任转嫁到以色列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之一，即巴勒斯坦人。然而尽管黎巴嫩目前局势的原因早就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很不幸地必须注意到，意图放松对侵略者所施压力的倾向日益增加。同时，当以色列正在试图分裂黎巴嫩这个国家，一点儿也不表示有意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严格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屡次决定的时候，想把这个压力转嫁给巴勒斯坦人的意图越来越浓。我们认为这样的发展不仅不能导致积极的发展，甚至可能正相反地使局势更加恶化。只有安全理事会旨在立即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的决定性行动，才能迫使以色列不再继续藐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主张在全国加强黎巴嫩政府的合法权威，根据对黎巴嫩的

政治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原则使黎巴嫩的局势正常化。我们谴责以色列继续破坏安全理事会有关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侵略行为的各项决议。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同时主张尊重巴勒斯坦反对运动的合法权益。我们认为，加强团结成为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牺牲品的人们，即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难民，是成功地抵抗以色列继续不断攻击黎巴嫩的先决条件之一。

为了配合我国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以及对筹措该部队经费的立场，在就载于S/13695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捷克斯洛伐克再一次弃权。我国的立场早就表明过，并载于安全理事会有关此事的记录里。

在我结束我相信将是我国离开安全理事会以前，我的最后一次发言以前，我愿作下列简短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两年前成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之一。我们抱着全心全意而具有建设性地同所有理事国合作的决心来到安全理事会，认为这样在联合国以及可供它使用的资源的协助下，我们可以为稳定国际缓和的过程共同努力工作。

今天，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谢谢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代表团。我要感谢他们在过去两年共事的期间同我国代表团的关系上所表现的合作精神。这种合作精神是我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期间滋长的。

我要祝福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以及即将于明年成为理事国的各成员，在和平与国际安全这极端重要的工作上一切顺利。

最后，我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我们的感激。

皮德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四个月以前，为了应付南部黎巴嫩局势在危险和暴力中恶化，安全理事会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在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举行会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杨大使说，当时在该地区普遍滥施暴力是对人类良

心的公开侮辱。他呼吁永久停止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领土攻击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向黎巴嫩境内的目标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自从那时候起，一般说来，南部黎巴嫩维持着脆弱的停火状态。以色列已经停止向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目标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同时，从秘书长的报告也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局势仍然离令人满意的地步很远。联黎部队在执行维持和平的任务上仍未得到有关各方的充分合作。越过联黎部队活动地区的间歇性炮轰仍在进行，威胁着黎巴嫩村庄无辜的居民。威胁和强迫当地人民的企图仍在进行，莫视着安全理事会的意旨，正在削弱联黎部队的威信。由以色列支持的实际部队占领了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内的地点，违抗联黎部队为了使他们撤出而作出的努力。武装的巴勒斯坦人继续企图渗透联黎部队活动地区。这些行动和对抗行动把该地区人民和联黎部队本身置于每天都可能遭受攻击的威胁下。双方都只顾自己党派的目的，毫不考虑住在该地区的黎巴嫩人民的安全或利益。这是无法容忍的。我们热烈支持秘书长的看法，认为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制止。

我们今天为了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而开会。所有各方都同意，联黎部队的存在仍然不可缺少，为了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为了恢复黎巴嫩政府的威信，必须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这就要求所有的武装势力，一律从南部黎巴嫩联黎部队的活动地区撤出。

我国政府深信，按照联黎部队和黎巴嫩政府为了在全黎巴嫩恢复主权的完整而协商出来的行动计划，各方通过一系列步骤，将可达成这个目标。我国政府准备在今后数月，积极协助秘书长和黎巴嫩政府的努力，以安排一项所有各方都愿遵守的永久停止敌对的措施，这种安排将使南部黎巴嫩人民能过不受暴力和恐惧威胁的日常生活。这就需要所有各方自制，并依靠联黎部队作为处理违反停火事务的工具。

我国政府深信，联黎部队将继续就任何来源的违反停火的事实提出报告，联黎部队对于干预其任务的人们将采取坚定立场。所有企图削弱联黎部队威信妨害联黎部队执行任务的人——巴勒斯坦武装份子和受以色列支持的实际部队——都必须明白，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已经公然反抗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意旨。

美国欢迎按照第459(1979)号决议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联黎部队。我们将继续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援助来支持秘书长和黎巴嫩政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而作出的努力。我特别赞同表扬联黎部队的人员和他们的指挥官尔斯金少将的决议。他们远离家园在危险困难的条件下服务。他们有伤亡。他们的存在和表现不断提醒我们，国际社会能够为我们的共同的和平目标采取有效行动。

最后，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恩肖·西拉斯沃中将表达我国政府对他的赞赏。西拉斯沃中将作为联合国维持中东和平特派团协调员的任期将于下个月期满。西拉斯沃中将这几年来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了他的才干。当他要返回他的祖国的时候，我们高度赞扬他，并祝他一切顺利。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安理会今天所处理的关于联黎部队任务期限的延长事项，使我们关心自从去年六月成立联黎部队以来执行其任务的结果如何的问题。

正如秘书长在他报告里所说的，

“……联黎部队在到了第四次任务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对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进一步执行取得充分的进展。”(S/13691, 第53段)

在七、八两个月期间发生了几次严重事件以后，终于在八月二十六日停火。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对秘书长和联黎部队指挥官在达成这项成果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忍不拔和耐性表示赞扬。自从那时候起，虽然冲突各方当中有的似乎表现着自制，

我们仍然不得不注意到局势还是朝不保夕的。因此，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去年八月三十日对有关各方所作的呼吁仍今天仍旧有效。

对联黎部队的不断骚扰，以及阻挠联黎部队执行其任务的各种困难引起我们的关心。我们无法接受联黎部队自由行动的范围应该永远只限于司令部所在的纳库拉地区。我们无法接受实际部队在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内四个地方存在。这使联黎部队终止渗透的任务更加困难。同样地，威胁联合国部队保护下的黎巴嫩平民的企图也是不能接受的。

联合国部队受到所有各方的合作，以巩固停火并保证该地区稳定的时候已经到了。

我国代表团因此呼吁所有有关各方不进行与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有抵触的行动。我们特别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实际部队的支持。

我要在这儿回顾一下，联合国部队有一定的期限，它仍然是保证在该地区恢复黎巴嫩威信的因素。当然，这项任务不简单，我们也知道并不简要。因此，所有各方，特别是黎巴嫩政府，必须加倍努力以达成仍然很重要的这项目标。

我国代表团就是考虑着这些因素，才对延长联黎部队任务期限六个月的决议投了赞成票的。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要代表法国当局和我自己，对于在过去六个月来牺牲了他们生命的五位斐济和荷兰士兵以及他们受了伤的同伴们表示敬意。联黎部队所有成员所表现的，足以效法的献身和勇气值得最高的赞扬。我要向联黎部队指挥官以及文武官员保证，我国政府全力支持他们完成这往往极其困难又危险的任务。我国政府要向他们大家、秘书长以及他的助手们重申谢意。

主席先生，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把这次会议当作安理会十二月份最后一次会议，我们以后几天的计划全由你作主。你该知道我们是很愿意出席在一月一日以前所

召开的任何会议的，但是如果这次果真是今年最后一次会议，那么我就要向那些将离开我们的代表，法国代表团非常珍重同他们的合作。我们为他们的离开感到遗憾；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贡献特别重要。我祝福他们明年一切顺利。

尼尔先生（牙买加）：当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第四个任务期限结束时，我们必须承认，彻底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的进展不够理想。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已经表明，联黎部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不能完全并和平地管制它的活动地区。这是在整个地区完全恢复黎巴嫩政府有效权威的初步条件。显然这种局势继续存在的原因不在于秘书长或当地工作人员努力不够，而在于各敌对的势力和各种行动方式不断阻碍联黎部队实现目标的各种努力。哈达特实际部队的妥协仍然是主要阻碍之一。这些叛乱分子在黎巴嫩南部继续从事非法活动。他们继续占有早些时候从联黎部队配置地区侵占的地点，这对联黎部队以及在该地区维持稳定与和平造成很大威胁。我们强烈谴责他们骚扰联黎部队、攻击村庄以及越来越常发生的绑架，秘书长在报告里也提到过。显然，要联黎部队在南部黎巴嫩发生作用，就必须停止这一类活动。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第58段里所表明的，以色列政府停止支持这些非法部队并使联黎部队在南部黎巴嫩维持有效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

以色列应该停止对黎巴嫩继续不断的武装侵入，并停止对黎巴嫩事务的所有干预活动，这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再一次呼吁以色列政府放弃它消极的态度，全心全意同联黎部队合作，以促进黎巴嫩恢复和平和稳定。牙买加深信，继续紧张和冲突，并拖延南部黎巴嫩悲剧的真正牺牲者——一般平民——的苦难，并不能带来任何合法利益。

在目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把维持停火和巩固联黎部队管辖地区列为最优先事项。这就要求完全停止在该地区的一切不正常的军事行动，我们呼吁所有有关

各方自制，并为保证终止暴力的再度发生而合作。我们同时鼓励，为了在整个南部黎巴嫩恢复黎巴嫩政府的主权和有效威信，在行动计划的范围内采取一些措施。

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联黎部队的存在是不能缺少的，牙买加接受秘书长关于延长联黎部队任务期限六个月的建议。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希望在今后六个月内，在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方面能有实质上的进展。我们应该同时铭记着，我们无意将联黎部队搞成一个永久性机构。而要它成为一支立即完成不拖延具体任务的部队。有关各方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同时承认联黎部队早日完成任务对所有各方都是有益的，并代表着恢复和平和稳定，终止黎巴嫩长久以来所遭受的破坏、暴力和苦难的最大希望。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向联黎部队官兵致敬。他们在所处的非常困难危险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规律值得我们大力赞扬。我们对伤亡深表遗憾，并对那些为高贵的和平事业而捐躯的人们的家属表示同情。

德扎瓦拉先生（玻利维亚）：我国代表团再次对黎巴嫩境内不断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我们认为，唯有就中东问题达成共同的和全球性的解决办法，才能改善这种局面，拉丁美洲和玻利维亚一贯致力于达成这种解决办法，我们将拿出最大的决心，继续努力。

玻利维亚过去饱受国际侵略之害，因而丧失了大片的滨海地区。因此，玻利维亚务必再次在大会中表明它的明确立场，那就是，根据《宪章》的原则，联合国各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秘书长在S/13691号文件提出的通篇一贯而合理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在去年六月的发言，突出了临时部队根据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执行其任务的情况极端复杂。

当前的危机日益深重，因为这不仅使得黎巴嫩平民继续受苦受难——玻利维亚再度对黎巴嫩的处境给予全面声援——并且对联合国部队也是灾难重重、损失惨重，

因此，我们秘书长的言论和建议也就更有意义、更为重要了，除非我们遵照他的建议去做，否则不仅是部队活动地区而是整个区域的冲突都会激发。我们从而认识到联黎部队在黎巴嫩的行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投票赞成S/13695号决议草案，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我们支持所有团结一致的行动，以实现区域和平及恢复对该地区的统治。

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地区的有关各方，不计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为国际社会谋求和平，同联黎部队积极合作，使该部队能够充分执行任务。

黎巴嫩的悲惨局面已经拖得太久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愿在此敦促各国尊重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政治独立。

最后，让我以我国代表团名义向秘书长和他的助理人员致意，为解决这个十分紧张、阻碍重重、利益分歧的问题，秘书长个人以谨慎和高度客观的态度作出贡献，他所有的助理人员也都发挥了工作效率。

同时，我也要向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指挥作战的尔斯金将军和他手下的英勇战士致敬和表示感激。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活动的问题。自上次延长任务期限起，这六个月来，联黎部队活动地区的情势仍然紧张。以色列及其支持分离主义部队，在哈达德指挥下，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居民进行武装挑衅行动。他们在黎巴嫩人口稠密地区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开枪射击和进行轰炸。他们袭击联合国部队活动地区，有几次曾攻击部队据点，向部队个别单位的总部开火。此外，在这段期间，分离主义部队向联合国部队控制的地区渗透，并且在那儿建立了四个新据点，他们不顾黎巴嫩指挥部的再三呼吁，一直拒绝撤出那个地区。

七、八月间，由于以色列及其支持的分离主义部队的挑衅侵略行动，使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最近，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报导仍然令人不安，

那个区域的情势还是相当紧张。这种情势若再恶化下去，将对整个中东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发动侵略，再次证实了以色列头子们的扩张主义野心，军事冒险主义成了他们实现远大战略目标的手段。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和巴勒斯坦难民的武装挑衅行动，千千万万的平民罹难。黎巴嫩南部的许多城镇沦为废墟；蒂雷、萨达、纳巴提亚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尤其遭殃。农作物收成也大受影响。在野蛮的枪击和轰炸下，270,000人，约占百分之十的黎巴嫩居民无家可归。

同时，以色列正加紧向愈来愈猖狂的反政府的哈达德部队提供援助。我们手上的秘书长报告确认和反映了这些事实。

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在今年六月十四日第450号决议中，再次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侵犯黎巴嫩的领土完整、统一、主权和政治独立，其中特别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不再继续向哈达德指挥的胡作非为的武装集团提供援助。然而，安全理事会为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以及维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而拟订的各项决定一直没有落实。

无可置疑，这种不该有的反常局面的持续，完全是以色列一手造成的。时间证明，今年三月另外签订的以埃条约，使以色列得以在西奈半岛为所欲为，并且加强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主要是黎巴嫩推行扩张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这也说明，以色列和有他撑腰的哈达德指挥的分离主义部队对黎巴嫩的武装挑衅行动一天比一天猖狂，令人忍无可忍。不仅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感到如此，联合国驻黎巴嫩武装部队也有同感，因为侵略者愈来愈漫天叫价提出无理要求。非但如此，它们还表示不愿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黎巴嫩南部问题的各项决定，对于这一点，它们在鼓动舆论时都丝毫不加掩饰。

关于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的必要性，苏联在这方面的原则立场，在座各位都很清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率领巴勒

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在今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的联合公报重申了我们的立场。公报中特别提到：

“有鉴于黎巴嫩境内及周围的局势，双方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帝国主义力量支持下，不断进行侵略行动。黎巴嫩平民和巴勒斯坦难民是这种侵略行动的受害者。

“双方要求立即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双方谴责以色列干涉黎巴嫩的内政，并企图在黎巴嫩制造分裂。

“双方重申愿本着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促成黎巴嫩局势正常化，要求加强黎巴嫩政府对黎巴嫩全境的合法权力，并尊重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的合法利益。”

在这方面，我们坚决反对为以色列及其走狗的行动辩护的任何企图，它们的行动妨碍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以色列边界进行部署。特别是，我们认为企图把目前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归罪于巴勒斯坦武装集团是很不合理的。关于这个局势似乎无法解决的说法，苏联代表团不同意。其实，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继续违反安全理事会要求其立即停止侵略黎巴嫩的各项决定，立即予以强烈谴责并且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这些决定。只有安全理事会作出果断的决定，才能使以色列不再把安全理事会的要求置之不理。

然而，很遗憾地，我们要指出，由于安理会某些成员所持的立场，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并未明确谴责以色列不断侵略黎巴嫩的行动。

苏联代表团愿再度强调，驻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部队的任务是消除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所造成的后果，不能利用这个部队来从事违反其任务的行动，这是很重要的。关于黎巴嫩当局如何有效控制黎巴嫩南部的的问题，我们不断提请注意，联合国部队不应承担其职责范围以外的任务。企图使联合国部队介入黎巴嫩内政的任

何做法都违反安理会的决定，将导致极为危险的后果。因此，苏联代表团一贯强烈反对把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的任务扩大，因为这样可能导致干涉黎巴嫩的内政。

遵照苏联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的原则立场，苏联代表团在就 S/13695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表示弃权。

苏联代表团愿表示立场不变，特别是有关安全理事会对各部队的监督、国家特遣队的选择以及部队经费筹措办法等问题的立场不变。我们要再次强调，为消除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所造成的后果的一切费用应由侵略者承担。

曼斯菲尔先生（联合王国）：想起本组织上次开会讨论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联黎部队）和黎巴嫩南部问题时的紧张局面，对照之下，一般旁观者禁不住一口咬定，情况已渐好转了。自八月以来，以色列政府一直没有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大本营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政策，这是事实；从去年八月以来，黎巴嫩南部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停火，这也是事实。

不过，现在决不是踌躇满志的时候。根据清晰而全面的秘书长报告，我们知道，最近双方又交火了。除非各方同联黎部队加强合作，否则是不可能取得全面性政治解决的。更糟的是，还可能回复到上一任务期限早期那种令人惋惜的局面，结果，黎巴嫩政府要求理事会在八月二十九日召开会议。

过去，我国政府曾经强烈谴责这种不合作的现象，将来，也要加以强烈谴责。秘书长报告中涉及武装分子和实际部队双方的事件的报导明白显示情势仍然非常危急。伤亡比率之高，令人不能忍受，对于蒙受伤亡损失的各国政府和家庭，我们深表同情。显然地，除非停止武装分子的渗透行动，否则，八月里导致三名斐济士兵惨死的那类事件就极可能重演。

实际部队不仅不重视安全理事会的呼吁，撤出那个地区，反而继续骚扰联黎部队的据点，甚至进一步侵犯联黎部队的活动地区。对于这种现象，我国政府同样

地感到遗憾。据报导，联黎部队保护下的黎巴嫩村庄也受到骚扰，这同上述现象都是令人忍无可忍的。

以色列国防军在实际部队控制地区出现的迹象与日俱增。显然实际部队主要是靠以色列的物质供应，来继续从事破坏活动。我们再度要求停止这种活动。此外，我们吁请以色列政府对这些部队的头子们运用它有效的影响力，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且同联黎部队进行合作。

我们赞成秘书长的建议，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应再延长六个月。我们同意，联黎部队驻黎巴嫩南部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要重复警告一次，这一任务期限不得无限延长下去。将安全理事会各有关决议付诸执行是刻不容缓的，这不仅是解除黎巴嫩人民的苦难，因为，如果让目前的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将危害到整个区域。

我在前面提过，联黎部队在过去六个月期间的伤亡率高得令人无法忍受。联黎部队和部队指挥官面临的任務仍然极为艰巨，并且是刚果事件以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面临的最危险的任务。我们谨向尔斯金将军和他的官兵深深致敬，并表示感谢。

雷亚斯·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国）我国代表团基于明显的原因对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我们大家正在努力实现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恢复黎巴嫩政府在其国际公认的疆界内的主权和实际权力。达致该目标的最可行方法，就是第425(1978)和第426(1978)号决议交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即：在黎巴嫩南部活动地区内提高其军事信用和扩大其军事控制，并促使该地区回复正常。

该目标以及实现该方法却受到挫败和阻挠。联黎部队第四次任务期限已经届满，但它所取得的进展即使有也非常小。它的任务受到遏制，甚至被人暗中

破坏。在一个迅速恶化的局势中，它的基本目标现已降为维持一个朝不保夕的停火了。它仍然未能巩固对其活动地区的控制，未能有效而完全地部署其部队，享有行动或通讯自由——甚至保证其总部的安全。该地区仍然处于不稳定和普遍紧张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消逝恢复黎巴嫩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那个基本目标显得更加遥远了。

谁是这个岌岌可危的局势的主谋，谁可以从这种持续的局势中攫取利益，任何客观的人都不会对此表示怀疑。秘书长在其连续各次的报告中，包括其最近的报告，毫不含糊地指责有罪的各方——叛徒哈达德少校的实际武装部队。以色列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向这支部队提供粮食、军备和支持。它之这样做，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操纵联黎部队的任务，使它实质上不是保护侵略的受害者，而是保护那些在该地区制造危机的人的利益。黎巴嫩南部仍然是侵略者的实际安全地带。如果以色列认为它可以因其安全需要而任意越过国际疆界发动武装侵略，直接和间接控制外国领土，这一做法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将有不可估计的后果。当前，以色列的不妥协和挑衅继续有碍于在中东达成一个公正全面的持久和平。

因此，安理会的任务是清楚明确的。它必须采取积极一致的行动，执行秘书长和黎巴嫩政府为实现第425(1978)和第450(1979)号决议所制订的目标而拟订的行动计划，即秘书长的报告(S/13691号文件)第29段所阐述的行动计划，包括恢复按照一九四九年《全面停火协定》而设立的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停火委员会的活动。

哈达德的非法武装部队必须予以解散，他们骚扰、包围和威胁当地居民的活动必须予以遏制。必须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它合作履行联黎部队的任务。必须要求所有当事各方约束和抑制自己，不要作出不符合安理会所制定的目标的任何行动，特别是采用武力。

不用说，在这种瞬息万变的局势中，联黎部队在该地区的继续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按照第426(1978)号决议，我们全力支持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它的作用和存在必须予以维护，使它能发挥更大的效力。这包括它必须有保卫自己的能力。

最后，我们必须向黎巴嫩政府致意。它自己为了重新坚持它对该地区的主权和恢复它对该地区的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权力，作出了不少的努力。我们也要感谢和赞扬秘书长不懈的献身精神和关心，感谢和赞扬联合国驻中东维持和平部队首席协调员和联黎部队的指挥官和官兵；他们勇敢果断地执行了艰巨的任务，表现了典型的英雄品质。

恩东先生(加蓬)：安全理事会再次要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这就是说，一方面，有关各方没有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失望——另一方面，联黎部队在第四次任务期限届满时，远远未能完成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要它完成的目标，即：证实

“以色列部队确实撤离，〔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第425(1978)号决议，第3段)

此外，秘书长在其关于联黎部队的报告(S/13691号文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虽然联黎部队仍然面临所有的困难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关键时刻任何撤出或裁减部队的行动都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样不仅会使联黎部队活动地区，也会使该区域内其他地区很快地恢复敌对行动。事实上，我认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该部队的存在是防止危险的冲突升级所不可或缺的。”(S/13691，第59段)

这是一个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一个含蓄的呼吁，请它为了黎巴嫩的利益继续采取“预防外交”——套用达格·哈马舍尔德的话——也就是说，联合国向某些国家

提供协助，使它们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脱离接触，从而确保世界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实际上，没有联黎部队的存在，黎巴嫩南部的局势——计及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提到的许多严重事件——将会更为复杂，而且必然会恶化，使整个地区陷入武装冲突。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

我要向与黎巴嫩问题的解决有关的所有各方发出紧急的呼吁，请它们同联黎部队进行有效的合作，使它得以成功地完成任务。鉴于联黎部队对各会员国在财政上所造成的沉重负担，这种合作是愈加不可缺少的，因为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最后，我要向秘书长表示祝贺和感谢。他为了这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要向联合国驻中东维持和平部队协调员、联黎部队指挥官斯金少将及其手下文武官员、以及联黎部队各特遣队的官兵致敬。他们尽忠职守，英勇无畏地执行了安全理事会交付给他们的艰巨任务。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自以色列去年3月入侵以来，黎巴嫩南部局势的发展一直是安理会所关心的一件大事。我们曾经数次对该地区的暴力不断升级和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再三受到侵犯表示痛惜。尽管我们对该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非常关心，我们认为秘书长12月14日的报告是令人鼓舞的：

“8月26日，通过联黎部队实现了实际停火，使十分危险的局面松弛下来……”（S/13691，第53段）

我们认为，尽管现行的停火是难于维持的，但它是促进该区局势真的正常化的任何过程的一个基本和初步条件。

我们对将联黎部队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我们希望它在该区的继续存在会防止暴力再发生，并有助于巩固停火。此外，我们对刚才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是因为我们希望它会有助于创造必需的条件，为黎巴嫩寻求真正持久的和平。我们认为，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联黎部队整个行动所涉的重大牺牲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关于这方面，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秘书长和黎巴嫩政府合作制订的行动计划的目标，即按照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第450(1979)号决议，恢复黎巴嫩的主权。但是，没有有关各方的合作，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有效。因此，我们促请有关各方同联黎部队合作，使它能履行其任何规定，并请它们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定，以及尊重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和及其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最后，我要向尔斯金少将及联黎部队所有官兵致敬。他们英勇地执行了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我也要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为处理这个复杂局面而作出的坚决努力表示谢意。

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刚才通过的第459(1979)号决议。这个决议与我们对秘书长的报告(S/13691)的理解是一致的。决议的主要目的是将联黎部队的寿命和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第二，它是为了强调安理会的承诺，即确保恢复和重新确立黎巴嫩对其国际公认的所有疆界和领土的主权。第三，决议旨在坚持《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即：严格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政治独立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今天，没有任何地方比黎巴嫩更需要落实这些原则了。我们要向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在最困难的这些情况下为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作出的无畏的努力致意。

作为一个提供军队的国家，尼日利亚对刚刚通过的决议还有两点感到关切。第一，总的说来，中东的局势，特别是黎巴嫩的局势，一直十分严重，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依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而且它的持续性对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有一定的影响。如秘书长在其报告(S/13691)中指出，停火不断受到破坏，联黎部队经常受到有计划的袭击，而且联黎部队个别人员还受到哈达德的叛变部队和以色列当局在法律和人身方面的有目的的骚扰。一些有关当事方，尤其是以色列，显然不愿意或甚至故意拒绝尊重联黎部队的任务和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因此，联黎部队未能制止敌对行动，确保活动地区的和平性质，尤其是确保黎巴嫩能在其整个领土上有效地恢复主权。

联黎部队的第四次任务期限已届满。我国政府恳切希望，在第五次任务期限内，联黎部队立即可以排除其在执行任务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而且联黎部队人员所碰到的各种蓄意的麻烦和骚扰将立即得以遏止。

当然，我们感到关切的另一点是联黎部队的经费负担。这些经费不是由所有会员国公平分摊的。这种做法不仅对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责任造成威胁，而且往往使那些按照《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义务，自愿提供部队的政府和经济上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希望看到安理会这方面的工作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最后，我要表示，尼日利亚对自己竭力履行任务和分担联黎部队的工作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也非常感谢加纳的尔斯金少将和联黎部队的其他官兵，他们为了联合国的事业，作出了真正值得赞赏的贡献。我们还要借此机会，向那些在联黎部队服役中牺牲了的斐济英勇的士兵表示深切的哀悼。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我要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了确保联黎部队在其活动地区内有效执行任务而作出的努力。我也要向首席协调员西拉斯沃将军、向联黎部队指挥官尔斯金少将及其所属人员、向全体官兵致衷心的敬意，因为他们为一项崇高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也应向部队派遣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让我谈谈秘书长的报告，他说：

“我们知道联黎部队的任期不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除非我们得到合理的保证，确知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目标定能实现，不再无故拖延。”（S/13691，第61段）

科威特代表团同意这项结论。我们相信，尤其在目前这种毫无迹象显示各项有关决议可望得到充分执行的情况下，每六个月自动——甚至默不作声地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一次，是不利于联黎部队的任务的。秘书长的报告支持了这种看法：

“由于实际部队是受以色列支持的，因此以色列政府的立场是联黎部队成功执行任务的主要因素。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态度显然受以色列对其本身全局安危的看法所支配……”（同上，第58段）

因此问题在于以色列反对联黎部队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充分部署。去年，以色列先发制人，将黎巴嫩南端交给听命于以色列的代理人。事实上，非法民兵——也就是联合国所称的实际部队——同以色列部队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秘书长在其报告第46段中说：

“至于实际部队控制的地区，经常看到以色列国防军人员”，也就是以色列部队，“进入黎巴嫩领土。”（同上，第46段）

以色列部队在黎巴嫩南端可以畅通无阻。秘书长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也不必再避讳了。

秘书长报告第44段列举了联黎部队受到的干扰。受到谁的干扰？受到非法非法民兵哈达德的干扰。尽管联黎部队作出各种努力，以色列的代理人——称它哈达德也好，任何其他名称也好——仍在威胁手无寸铁的黎巴嫩村民加入他们的行列。秘书长的报告第40段中指出了以色列代理人的新政策。怎么样的新政策？我在第

二次的发言中还会再提到这种政策。这是一种扩大控制地区的政策。联黎部队不但不能向南推进，以期执行它的任务，反而被迫向北撤退，撤向黎巴嫩，撤向贝鲁特。是谁迫使它撤退？是支持以色列的人。谁是这些支持者？谁是这些代理人？让我们坦白地说，就是以色列的走狗。这是扩大他们的控制地区，也就是扩大以色列控制地区的政策。中东出现了一种新的扩张手法，就是用代理人进行扩张的手法。秘书长的报告中说，

“六月初实际部队已表现出一种倾向，不但要使用武力来破坏联黎部队在其控制下地区作更广泛的部署的目标”——下面就是一种新的因素——“同时还要侵入联黎部队的部署地区。七月底和八月初实际部队在巴锡尔山、鲁夏夫、贝持雅亭和塔伊比的联黎部队地区内建立了四个据点以后，这种倾向就变得更加显著了。”（同上，第40段）

这些村庄我不清楚，但图埃尼大使是知道的。秘书长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这些代理人一直蔑视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蔑视联黎部队所作的一切努力，拒绝撤除设在联黎部队地区的四个据点。

那么，我们要问，这些部队靠谁撑腰？受谁鼓动、靠谁生存的呢？让我们坦白地回答。这些部队是为谁服务的？它们代表和维护谁的利益？谁指使它们进行对抗，向北推进？众所周知——秘书长报告中也指出——答案是以色列政府。无论怎样诡辩，怎样花言巧语都改变不了，也掩盖不了这个事实。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哈达德及其支持者进行对抗的赤裸裸的事实。我们感谢秘书长，他的报告向以色列提出了控诉。我们不能掩盖事实。当安理会决议受到挑战的时候，是不容我们含糊其词的。著名的哲学家但丁曾经说过：“那些在面临道义上的选择时保持中立的人，将受到地狱里熊熊烈火的煎熬”。有人怪我常爱引用莎士比亚的话，所以这回我改引但丁的话。

黎巴嫩还要流多久的血，黎巴嫩人民还要受多久的苦？虽然我们科威特人常说，黎巴嫩人民在痛苦的经验中增长了智慧和创造力，但是黎巴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希望结束这种痛苦的局面。尽管黎巴嫩人已经在长期的痛苦中学会苦中作乐、强颜欢笑，但是他们还是渴望正常的生活。

我不是黎巴嫩人，但是我知道黎巴嫩。我知道黎巴嫩人的创造力。我知道他们对中东地区的理性思考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他们在痛苦的生活甚至比在正常生活中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他们解除流离失所的厄运，恢复正常的生活。

黎巴嫩和黎巴嫩人的问题，就象联黎部队的问题一样，是以色列引起的。以色列一旦停止支助它的走狗——哈达德及其追随者，情况就会改善。但是我们要问——我希望在这个会议厅中得到答复——以色列会停止对哈达德的支助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秘书长报告中的关键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惊险小说都有一个结局。但是黎巴嫩局势却象一部没有结局的惊险小说。黎巴嫩的苦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安理会有权知道以色列是否将停止对哈达德的支助。我们到这个会议厅不是来听空话的。

我要说，安理会，甚至大会都听厌了掩盖事实的空话。但是不论费尽多少空话来遮掩事实，事实却越来越明显了。

我国代表团满怀希望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13691)，报告中提到黎巴嫩政府决定增派部队到南部。归根到底，联黎部队是一支临时部队，黎巴嫩的责任还是必须由黎巴嫩自己来承担。我要对我的朋友，黎巴嫩的图埃尼大使说：他人固然可以帮忙，但是最后还是科威特和黎巴嫩的那句老话，“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对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我们希望黎巴嫩能够利用下一个六月期限来恢复对黎巴嫩南部的统治。事实上令我们感到不满的是，决议既没有谴责以色列对哈达德及其追随者不加约束，也没有谴责它驱使他们北上占据联黎部队地区

的领土。这种不谴责以色列的提法，是经过五天辛苦协商后得出的折衷办法，我不幸也参加了协商。

以色列蔑视联黎部队，蔑视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可是在今天这个暗淡的日子，我确信以色列代表还会在这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我国代表团希望黎巴嫩能够恢复对南部地区的统治与主权——当然我们也应帮助它实现这个目标。否则联合国内外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我国代表团希望黎巴嫩能够认识到解决问题的不利因素，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协商期间的紧张会谈明白显示了这种不利因素。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现在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安全理事会再度开会延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这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我们不得不承认，举行这一次仪式以前，为了形式和措词问题进行了可以说很令人沮丧的烦冗的讨论。这种讨论使人感到，人类、土地和维持和平的命运似乎是由一些决议条文来决定的。我要对科威特大使说，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黎巴嫩人更知道，黎巴嫩南部人民与土地的命运不但取决于黎巴嫩当局更大的决心——这种决心应当而且仍将受到安全理事会的一致支持——也取决于大家对维持和平目标的明确了解。

上一次，也就是六月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很天真地以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延长部队的任务期限。我也持这种天真的看法。记得我曾经表示，我象安理会许多成员国一样认为，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可能已经超出了应有的期限，我们要想有意义地维持联黎部队，就不应将它视为当然，就应当采取一些历史性的根本决定。

秘书长在那次辩论中致开幕词时本着他一向那种理智的坦诚说，如果能够达成一定的条件，

“就有必要考虑甚至在联黎部队完成任务以前就予以撤除，即使因而造成危险，也在所不惜”。（S/PV.2147，英文本第6页）

秘书长一定感到很失望，在六个月以后的今天，在一个似乎可以说是黎巴嫩维持和平活动的转捩点过去以后，我们还在这个议席上明确地重申，秘书长也在他的报告（S/13691）中同样明智客观地重申同样的警告。

但是任务期限还是必须延长，因为一般认为——我还要引用秘书长的话：

“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撤出或裁减部队的行动都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样不仅会使联黎部队活动地区，也会使该区域内其他地区很快地恢复敌对行动。”

（S/13691，第59段）

我国政府本着这种精神赞成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因为我们绝不愿意在中东地区这个关键时刻发生进一步危害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

主席先生，相反地，我们恳地希望，这个庄严的机构在你明智的领导下，能够妥善处理这种似乎更棘手、更具威胁性，并且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局势。

主席先生，按照惯例总要祝贺安理会主席担任主席的职务，但我要祝贺的是安理会，特别是安理会中认识到必须加强安理会权力的成员，祝贺他们得到你作主席。你代表一个坚韧的、有着特异的智慧遗产的国家，在那种政治传统中，一种自然的历史感融合了传统的道德尊严感。因此你更能了解一个多年来历经苦难的国家，一个深受战争的祸害，而渴望和平的国家。

但是我们还要让这种情况拖到什么时候？全世界眼看我国无辜的人民每天在那里承受人命损失，那些爱好和平的英勇的士兵在战火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却又由不得他们去制止这场战争，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代表我的国家感谢维持和平部队官兵为安理会的目标作出的努力，但是我要明确地提出下面几点：

第一，如果秘书长报告中所述目前这种暴力的对抗行为继续下去的话，黎巴嫩政府对联黎部队不存什么幻想。报告中所述的恶性循环必须终止。黎巴嫩的领土完

整、独立与主权绝不容受任何非黎巴嫩因素的支配，具体一点说，也就是不容以色列的侵略野心打着“以色列对它本身全局安危的看法”的(S/13691,第58段)幌子去支配。这种情况不但公然违反国际法和道德原则，而且只可能自拆台脚，导致更多的流血战事，为大家带来更大的痛苦与危险。

第二，虽然我们认识到，黎巴嫩问题，特别是黎巴嫩南部的问题可以视为——在这里我要强调“可以”两字——同整个中东局势有关的问题，秘书长的报告第58段也再度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再度明确地重申，黎巴嫩的和平不能也不应等待中东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相反地，我们深信，黎巴嫩境内的暴力行为继续下去——虽然对很多人来说有它的好处——只能使中东问题更为复杂，并且会危害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黎巴嫩的危机滋长了黎巴嫩境外那些制造不稳定和骚乱的意识形态、革命、甚至宗教的势力。这一点不需要在这里多说了。黎巴嫩一旦恢复了主权与民族团结以后，定能在阿拉伯团结的前提下，对于在充分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建立巴勒斯坦家园、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寻求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作出最大的贡献。恢复和平后的黎巴嫩，在它自然的民主制度下，定能再度成为一种进步的因素，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正义、自由与政治稳定，作出重大的贡献。

第三，我们反对将黎巴嫩南部的问题同中东问题相提并论，是符合安理会的程序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425(1978)号决议和其后的几项决议，解决中东问题要执行的则是第242(1967)号决议，我们没有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参与这项决议。此外，我们不愿偶然地卷入一个较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有些人可能把我们当作一个可以谈判，甚至可有可无的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全力支持我们这个立场，他们在1979年11月突尼斯的首脑会议上保证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维护黎巴嫩的主权、独立与民族团结。

在结束发言以前，让我谈谈几个实际的问题。

我们不应将当前的决议视为一项自动延长维持和平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很快

就在危急的情况中把它抛在脑后。我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将延长任务期限的行动同执行计划联系起来。我们很重视这项计划，我们认为在秘书长的协助下恢复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停战委员会，是恢复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实现安理会的基本和平目标的一项重要步骤。如果在一段适当期间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将按照新的决议，即第459(1979)号决议第10段的规定，在新的任务期限截止以前，要求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研究实际的方法和手段”，恢复黎巴嫩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整个黎巴嫩领土上的主权。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感谢地注意到安理会要求尊重我国的领土完整。我们感到安理会反映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在大会的讲坛上所表示的关切。尤其令我们感到自豪和鼓舞的是，很少有这样小的国家受到这样大的支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以一种独特而有意义的方式提起了我们。对于教皇陛下和所有为我们祈祷的人，对于表示悲痛、信任或恶感的人，我们要在这里说，黎巴嫩将永远记得这种信任和挑战。我们要对他们说，黎巴嫩既不会让步也不会忘记。

特别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今天的决议，以一种似乎不落俗套的方式，富有象征意义地提到，蒂尔城是全人类所关心的历史遗产。不幸蒂尔城所代表的六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和无数无辜的生命，竟然受到这场最愚昧最蛮横的战争的威胁。

全世界从来没有对特别是象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寄予这么大的希望。让我们大家，不分大国还是小国，一起来证明和平不能在这个范围之外寻求；让我们证明如果任由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如果任由武力——不论多么有限的武力——作为反对国际正义、各国法律和基本人权的手段，那么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象最弱小的国家一样没有保障。至于我们，我们即使在危机中，也将永远站在国际治安和那些维护人权和国家权利的人的一边。

主席先生，我要再次谢谢你和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与耐心，感谢你们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几个国家的政府。它们为了表示支持，除了在这里发言以外，还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也就是提供它们的部队作为特遣队，这是国际责任的一种崇高表现。我也要感谢那些提供财政和物质援助的国家政府，感谢它们支

助这项耗资巨大的维持和平行动。我只能希望所有国家都能作出贡献，设法使这些巨款花在重建工作上，而不是花在制止进一步的破坏行动上。

这次会议是安理会一些成员国最后一次在这里讨论黎巴嫩问题。我要向这些成员国表示我深切的兄弟般的情谊与敬重。我要特别提到科威特代表阿卜杜勒·比萨拉，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将希望也永远是我的好朋友。比萨拉大使，作为安理会的阿拉伯集团代表，同我们一道辛苦地进行了长时间公开和非公开、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和长时间的辩论，同我们一道作了那些有时对他或其他人来说都不愉快的决定。他那种正直理智的态度促使许多势不两立的意见取得了调和，他的文化修养——他的莎士比亚和阿拉伯文学的修养，为一些决议和发言的干燥的词句添加了生气。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向西拉斯沃中将致最深的谢意，他担任联合国驻这个地区的部队的协调员行将任满。他对黎巴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还要对在座的尔斯金少将再度特别表示谢意，对他执行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表示鼓励。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表示敬意。

我也愿借此机会表示以色列感谢玻利维亚代表在上个月执行主席职务所作出的榜样。由于玻利维亚在本月底就要离开安理会，我愿向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大使表示感谢，他以政治家的风度出任玻利维亚在安理会的代表一职——玻利维亚同以色列保持着亲密和友好的关系。

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它收到秘书长1979年12月14日的报告，S/13691号文件。这个报告仅集中讨论南部黎巴嫩的局势，很少提到黎巴嫩的整个形势，虽然大家都认识到南部的局势不能孤立地看待。

听过一些发言后，我们可能几乎认为黎巴嫩的利塔尼河以北的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到处充满着和平与宁静，欢乐和光明。叙利亚人和他们的占领军早就回家种田植树去了。巴解恐怖份子已将贝鲁特归还原主。在贝鲁特，路障早已拆除，损毁的街道已经重建，豪华的旅舍也已开张。甚至连赌场都卷土重来了。

相形之下，在利塔尼河以南边缘地区的局势就大不相同了。比萨拉大使不惜引用但丁来形容它。在那里，而且只有在那里是经常出现暴乱和流血的场面。剧中人物如下：一方面是“武装分子”，由巴解扮演，是一群爱好和平的、游牧的、和无辜的人，他们的支持者是所谓的黎巴嫩民族运动，也是同样的驯服、无害。同他们针锋相对的是“实际部队”，有时称着“基督教徒及其民兵”，是彻底的坏蛋，因为作为黎巴嫩居民，他们居然胆敢抗拒外来份子，也就是巴解。支持这些“基督教徒及其民兵”的是头号坏蛋——以色列人。

虽然这个局势很令人担心，却自有其简捷的解决之道：解散“基督教徒及其民兵”停止他们从以色列得到的援助，然后北部的宁静与欢乐自然就会伸展到多灾多难的南部。事情好象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都知道，黎巴嫩北部和南部的情况迥然不同。利塔尼河以北是一片混乱，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上个星期，也就是12月12日，在贝鲁特的叙利亚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发生流血冲突，据说有12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在北方的黎波里市，经常发生冲突和意外事件，主要是因为当地的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徒和叙利亚占领军之间的关系紧张。同样地，巴解的不同恐怖集团之间也经常有冲突。比方说，在12月12日和13日，据报法塔赫和支持伊拉克的一群恐怖分子在的黎波里附近的一个难民营互相开火。

不仅是叙利亚和巴解继续利用黎巴嫩的混乱局面，而且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继续乘着黎巴嫩的危机在众所周知的阿拉伯内部争夺战中企图达到各自的党派目的。

这个悲惨的现象在一个月前于突尼斯召开的第十六次阿拉伯联盟高级会议上暴露出来。巴解的恐怖份子在会议中宣布他们会继续利用黎巴嫩的领土来进行其罪恶活动。因此，专门在黎巴嫩制造混乱、暗中破坏该国主权和该国政府权威的巴解，在黎巴嫩还驻有大约 15,000 名武装人员，其中大约有 1,500 人驻在深入以色列境内八哩的所谓蒂尔地区，另外几千人都散布在联黎部队的活动区内。

联黎部队的任务正如目前报告和先前报告所述，是分为“两个阶段的行动”。按照第 19 段，第一阶段是证实以色列部队确实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事实上在 1978 年 6 月 13 日就已撤离而且得到证实——第二阶段是要建立并维持一个活动区。

这样说明联黎部队的任务曲解了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所最初规定的三重任务。在该项决议获得通过时，安理会认识到黎巴嫩问题的各方面，认识到驻在黎巴嫩土地上的 30,000 名叙利亚军队加上 15,000 名巴解恐怖份子严重地阻碍黎巴嫩重建对其领土的统治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在这些考虑之下，要求：

“严格尊重……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

而且我强调是——

“……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以内”（第 425(1978)号决议，第 1 段）

的政治独立，以及委托联黎部队担任适当的任务。

成立联黎部队不仅为了证实以色列部队确已撤离，而且还要：

“……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同上》，第 3 段）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联黎部队奉命防止武装人员渗入其控制下的地区，而这项指示是为了防止巴解组织再回到该区域——目前在那边没有巴解成员——这也是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很遗憾地指出，我们面前的这份报告是偏袒巴解的，但对南部的当地黎巴嫩部队持有成见。首先让我举一个小例子，说明该报告提出事实所采用的方法。在报告的第56段，提到巴解的企图渗透行动时说巴解及其盟友“所持的理由是”，鉴于实际部队采取的行动或含有的意图而必须采取自卫措施。但是在提到实际部队时则说他们也是“解释”其活动等等。整个报告中，不仅在这方面欠缺公平，而且还歧视由当地黎巴嫩村民组成在南部保卫家乡的实际部队，偏袒非法渗入联黎部队活动区的外国分子。

让我再举些例子说明我的看法。由于联黎部队活动区内恐怖分子的人数增加，特别是从去年8月停火协定生效后所造成的危险局面实在令人担忧。在审查期间，恐怖分子当着联黎部队的面所进行的渗透活动要比前六个月期间还要频繁。秘书长今年1月至6月的报告（1979年6月8日S/13384号文件）第21段指出，联黎部队阻止了大约40起重大的渗透企图，其中涉及140名恐怖分子。相反地，目前报告第36段提到有110起渗透企图，涉及大约800名恐怖分子；也就是说企图渗透率增加了大约三倍，其中涉及的恐怖份子人数也增加了大约六倍。这种现象显示巴解愿意“尊重”联黎部队和停火协定的真实程度。

故事还没有完，驻在联黎部队活动区内、受到联黎部队“承认”的恐怖分子人数增加得很快。过去，联合国一向提到在活动区内的武装恐怖分子大约有200名，如今实际上已有大约700名武装恐怖分子驻在大约25处阵地——因为某种原因，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实。当然，在联黎部队活动区内的700名武装恐怖分子加上我已提到过的1,500名巴解恐怖分子，都分布在所谓的蒂尔地区。

大批的恐怖分子出现在联黎部队的活动区以及他们愈来愈频繁地企图渗入该区不仅显示出恐怖分子活动的严重性，而且也证明许多恐怖分子的渗透活动都逃过了联黎部队的耳目。此外，他们还表示即使有些人被捕，那些人很可能下一次会成功地渗入该区。

报告中提到自从8月的停火协定生效以来，活动区内还是发生相互开火射击的事。但是却没有提到大部分的射击事件都是巴解组织先向以色列边界上的黎巴嫩村庄开火，并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挑衅。巴解的火力是发自博福尔堡内和四周的阵地。一位联黎部队的发言人曾在12月13日提到前一天发生严重的射击事件——可见这种现象应受到指摘。

但是，报告的第20段提到联合国联络观察队7月从博福尔堡撤走的唯一原因是实际部队炮轰该地区。报告并没有提到在博福尔堡内和四周的巴解组织阵地，这些阵地正如我刚才指出的，构成而且继续构成地区内紧张和暴力的主要根源。

报告第48段中形容在联黎部队地区布雷是“最近一项令人不安的新发展”。在列举的几个意外事件中，1名联黎部队士兵死亡，3名受伤。该段认为在所有事件中，“不能确定地雷是哪一方敷设的”。事实上，这些地雷都是苏联制造的，大家都知道只有巴解及其同伙人才使用这种地雷。那么为什么还会弄不清是哪一方敷设的地雷？在这方面应记得，在过去6个月的敌对行动中丧生的5名联黎部队士兵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归罪于巴解，因为巴解组织的活动造成了从1978年3月联黎部队开始执行任务以来伤亡的19名人员中的绝大多数。

一如既往，报告称巴解为“武装分子”。但是这个奥秘句子的真正意图首次清楚地表达出来，而其意义就是巴解。因此，过去所引起的混乱可能可以避免，比方说赞比亚代表无需再宣称“武装分子”是受以色列唆使，然后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因为在安理会1979年8月30日会议中就发生这样的情形，从S/PV.2165号文件英文本第21页就可看出。

谈到问题的较广层面，让我重申以色列政府支持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以内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色列希望黎巴嫩和平，也希望同黎巴嫩维持和平关系。以色列对黎巴嫩没有领土主张。1979年5月31日、1979年6月12

日和1979年8月29日，我提请安理会注意以色列总理于1979年5月7日在以色列的议会中提出的同黎巴嫩进行和平谈判的正式邀请。以色列仍在等待黎巴嫩对此邀请作出答复。

以色列对1949年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全面停战协定》的立场保持不变。

正如我在上次关于延长联塞部队任期的辩论时所指出的——在此我是指S/PV.2147号文件英文本第37页——黎巴嫩政府以其宣言和行动表明它认为1949年的《全面停战协定》已告结束。因此，黎巴嫩大使绝不可以象他在1979年5月30日的备忘录(S/13361)中所做的，企图使其他人成为一个现已不存在的双边条约的缔约者。停战协定的主旨可用第三条来概括，该条特别禁止“半军事性”的组织——包括“非正规军队”在内——在任何一方的领土内进行活动。既然黎巴嫩不同意该项基本义务，就不需要再提出《停战协定》和按照该协定建立的构架了。

正如报告中所述，以色列会同联黎部队继续合作，并且会予以协助。

我愿借此机会特别向联合国驻中东特派团首席协调员恩肖·西拉斯沃中将致敬。如今天会上所宣布的，西拉斯沃中将在为中东的和平事业作出长期卓越的服务后，将于今年年底离职。在服务期间，西拉斯沃中将受到各方的尊敬和感谢。我代表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向他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敬意。

我也愿向联黎部队司令伍曼纽尔·尔斯金少将和他的参谋以及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为联黎部队服务的广大战士致敬。部队的个别成员的错误和不正当活动不应影响到整个部队的值得赞扬的表现。

在这方面，以色列愿对5名联黎部队士兵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这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都是在去过6个月中于南部黎巴嫩丧生。同样地，以色列也希望在审议期间受伤的15名官兵能早日康复。

在我结束发言以前，再回到基本问题上来。把南部黎巴嫩的问题同整个黎巴嫩的形势分隔开来看待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也不会有助于和平事业。正如秘书长报告（S/13691）第59段所认识到的，黎巴嫩南部的局势对整个中东问题都有影响。反过来说，这个看法也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黎巴嫩北部的局势不但会影响南部的局势，而且也是南部局势的主要因素。

因此，只要叙利亚大军占领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只要让由苏联训练和武装的巴解恐怖分子在黎巴嫩的土地上任意横行，黎巴嫩就不可能恢复和平而且黎巴嫩政府也不能在该国的任何地方重新建立其有效统治。

除非能大胆抓起黎巴嫩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否则就会一无所成。巴解及其盟友必须停止在黎巴嫩境内以及从黎巴嫩进行的活动。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必须终止。除非能达到这些基本条件，否则黎巴嫩是绝不能再统一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的。

为此目的，对在南部的当地黎巴嫩团体——基督教徒、回教徒和德鲁兹教徒——所作出的反抗应实事求是地看待；也就是说他们愿意而且决心捍卫黎巴嫩，来对付威胁该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国军队。

最后，由于这很可能是我参加的本年度安理会最后一次辩论，我在主席先生，你的同意下愿向我们地理区的代表们告别。从1980年1月起，我们将见不到科威特的代表出席安理会——虽然我必须很坦白的承认，有时候我十分怀疑他有没有把他的区内的所有国家都放在心上。我们将怀念比萨拉的机智，他优雅的风度，他的唇枪舌剑，他对莎士比亚、但丁以及议事规则的精通。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主席先生，我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获得邀请，参加这个辩论，要向你表示感谢，并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致谢，不论他们是公开地支持或不加反对。

在这个时刻我愿强调指出一项重要的事实，即自从1965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维持着最亲切的友好关系。我们之间一向有着同志般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在外交上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外，他们还积极地在物质上支援我们，让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到他们的大学和学院进修。有些巴勒斯坦人在中国受到亲如父母一般的接待，他们留在那里继续进修。阁下，我要向你再度表示感谢。

在开始审议我们面前的报告以前，我要说一则新闻社发出的消息，自从昨天午夜以来，以色列用重炮不断轰击纳巴提亚、阿尔农和舒瓦基一带。炮轰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据新闻社报导，这是以色列一周内第四次炮轰黎巴嫩，今天才不过是星期三。也许这就是以色列在目前这个时刻给这次辩论提出的答复吧。

关于秘书长的报告，平心而论，秘书长在报告里再度提出十分重要的一点，这是关于联黎部队的行动的讨论中不能偏离或节外生枝的唯一的一点。他说：

“我已在上次报告指出，由于实际部队是由以色列支持的，因此以色列政府的立场是联黎部队成功执行任务的主要因素。”（S/13691，第58段）我认为毛病就出在这里。这就是疾病的所在，癌瘤的所在。我们应当集中讨论这一点，我们不应该讨论特里波利发生了什么，或丛林里发生了什么。联黎部队的任务始于这一点，因为，回顾第425(1978)号决议，它清楚地指出，联黎部队的任务就是确保以色列军队撤出南部黎巴嫩。那些军队仍未撤走，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秘书长的话不是偶然的。看看A/34/2号文件的内容吧，秘书长从1978年6月16日到1979年6月15日这段期间所提出的报告中，我敢说从第3页到第19页，每页都有这种发言。我只引述其中一页。

“6月13日以色列第四阶段和最后一次撤退之后，联黎部队遇到重大的问题，因为除少数例外以色列部队把撤出地区的控制权交给了在哈迈德少校指

挥下的该地区黎巴嫩实际武器部队，没有交给联黎部队。”（A/34/2, 第11段）

报告接下去说，秘书长

“指出，目前的情况是不能接受的，这不是联黎部队有什么过错，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以色列部队将边境地区的控制权交给实际武装部队而非联黎部队，这使联黎部队无法作全面部署，也无法恢复黎巴嫩政府在整个行动地区的管辖权力。”（同上，第12段）

当然，报告里有许多发言提到同一问题，并且是我们应当处理的问题。我们不应逃避事实，来处理所谓的虚构的恶性循环。问题不在于恶性循环或是南部黎巴嫩一些黎巴嫩人和一些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冲突。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十分清楚地指出的，问题在于以色列的出兵干涉。

去年9月，不结盟国家在哈瓦那举行第六次高峰会议，这个会议在安全理事会8月份会议之后就立刻举行了。除其他事项外，不结盟国家通过了一项谴责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拒绝从某些据点撤退，继续进行占领的决议，这不是偶然的。不结盟国家在高峰会议的该项决议里要求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订的措施，以便劝阻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防止该地区的情势继续恶化。有人在安理会曾作些令人难以置信，或不负责任的发言，把巴勒斯坦人民抵抗外来占领的合法权利同设法消灭巴勒斯坦民族的种族主义反阿拉伯的以色列军队对难民营炮轰、轰炸和投掷集束炸弹一事等同看待。这相当于企图搞种族灭绝。但是我在安理会却听到有人把被占领领土上的抵抗行动同一些炸弹的爆炸等量齐观。我看不出在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占领军的合法行动和以色列对我们在南部黎巴嫩难民营的人民的恐怖行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场辩论开始的时候，在1978年3月以色列进行侵略的时候，他们说的还是老套：就是这些罪恶的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胡作非为。我当时曾说巴勒斯坦人

出现在黎巴嫩，并不是因为他要去那里，而是因为他们被赶到那里去的。他们自己并未决定到那里去。他们是由于罪恶的恐怖活动，在刺刀尖下被赶去的。我指的是所谓的犹太武装匪徒在1947年和1948年干下的罪恶行动，我特别记得在德尔亚辛发生的罪案，这个罪案不是别人干的，正是以色列的现任总理干的，可耻的是，他竟被妆点成和平奖的得主。

联合国会员国之一的以色列在奉行其恐怖主义行动中于上星期六又干下一件谋杀罪行，他的奸细枪杀了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驻塞浦路斯的外交官。一位来访的同事也和这位外交官一同被枪杀。昨天在贝鲁特为下葬受害者而举行了一个抗议杀害外交代表罪行的群众大会。会上阿拉法特主席发了言，除其他事项外，他说道：

“目前在南部黎巴嫩发生的事情不只是要求撤出巴勒斯坦革命军队和黎巴嫩国民运动武装力量，而是要求执行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包括巴勒斯坦，还包括南部黎巴嫩和北部黎巴嫩。”

我愿提醒各位代表，1978年3月我曾向安理会提出一张地图，显示犹太复国主义公开地而非秘密地攫取黎巴嫩部分土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1919年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制订的。昨天阿拉法特主席在他的战友的葬礼上说：

“我们在这条狭窄的小径上展开的战斗并非表示我们想把黎巴嫩当作我们的新家园。是那些反对巴勒斯坦革命力量，参加戴维营的人想让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安置下来。”

我要向安理会保证，我们巴勒斯坦人毫无意思以美丽的黎巴嫩来代替巴勒斯坦。我们希望的就是获准返回我们自己的家园，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过和平的生活，以便那个地区能常保和平。

本理事会有责任获致一些具体的成果，以加强我族人民对本理事会的信赖，不能让他们绝望。

圣诞节就要到了。在这个时刻，我要回顾1948年被占领的北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马龙教派的两个村落。我指的是布鲁姆村和伊克里特村。这两个村的村民自从1948年以来就是以色列公民。但是，直到现在，马上就是1980年了，他们仍然没有返回他们的小村居住的权利。有一次以色列当局不让他们恢复村里教堂的大钟来庆祝圣诞节。可是，在这里我们听到有些人谈基督徒这类的事。那些村民已经成为以色列公民，但是他们却无权在自己村子的教堂里庆祝圣诞节。他们是马龙教派的巴勒斯坦人。

我要向玻利维亚代表表示祝贺，他或许能作一些更加有效果的事情，感到更加快乐。我知道当本理事会选他为特派团的成员，前往被占领领土调查以色列的暴行时，一个自称是他的好朋友的人却拒绝他前往。他未获准前往进行调查工作。有这样的伪君子朋友，或有这样敌意大过友谊的朋友，真叫人头痛。

最后，我热诚地希望联黎部队能完成他的任务，并保证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领土撤出，黎巴嫩政府有充分的权威来统治到巴勒斯坦边界为止的领土，这个边界受到国际上的承认。

主席：我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我刚才收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主席邀请下在安理厅为他准备的议席上就座。

主席：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因为这是我在本月份第一次发言，首先请让我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中国与叙利亚人民和政府之间一贯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个无私的关系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佳榜样。

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玻利维亚常驻代表，他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十一月份的辩论。

在感谢你阁下，以及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让我参加讨论的同时，我要说明我本来不想发言。我之所以要发言，只是为了答复我们听到的以色列代表所讲的。

安理会刚才就关于联黎部队在南部黎巴嫩的任务期限作了决定。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到：

“联黎部队的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部队将证实以色列部队确实由黎巴嫩领土撤到国际边界。”（S/13691，第19段）

这段话是在1978年3月19日说的，在秘书长这期的报告里又再度提出。但是，我们可以从秘书长这期报告看出，联黎部队甚至无法执行第一阶段的任务，即保证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领土。假设以色列遵守关于南部黎巴嫩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联黎部队必能完成任务，安理会也不必再进行辩论，中东也会少些麻烦。

秘书长报告里没有一处提到我的国家。安理会讨论的仅限于南部黎巴嫩的情势和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我们听到的各国代表的发言清楚地表明全世界都真诚地希望保证联黎部队能充分完成任务，并协助黎巴嫩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统治。任何改变注意力的焦点，歪曲事实，在安理会大肆造假说谎的企图都是不仅对黎巴嫩，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攻击。

很明显以色列代表不以进行这种无耻的勾当为耻。他傲慢地以为我们都是傻瓜。请让我只举一个例子，秘书长曾在其报告中正确地说：

“我已在上次的报告指出，由于实际部队是由以色列支持的，因此以色列政府的立场是联黎部队成功执行任务的主要因素。”（同上，第58段）

以色列代表不敢面对这一事实。为了掩饰他本国政府干下的罪行，他使出了欺骗、说谎、捏造并自吹威力无边的手段。他象上帝一样地大放厥词。这并不奇怪，因为他那腐朽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念灌输他说他是“上帝的选民”。他认为被“选”就有权奴役别人，占领别人的土地，干涉别国的内政，成为一个神圣的主宰者。

和新纳粹国政府代表，以色列大使所说的正好相反，叙利亚没有占领黎巴嫩。有好几次我在这个庄严的机构曾说，我还要重复说，叙利亚是在接到黎巴嫩合法政府的清楚明白的邀请下才进入黎巴嫩的。只要黎巴嫩的合法政府提出要求，叙利亚过去是，今天仍然是随时准备撤出黎巴嫩的。叙利亚绝不会违背黎巴嫩合法政府的意愿，在黎巴嫩多留一天。

叙利亚驻军黎巴嫩是由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的，而这个联盟是由黎巴嫩总统直接领导的。

最后，我请求本机构运用《联合国宪章》所赋与它的合法权力制止以色列的胡言乱语，安理会不该听这些鬼话，应当下令侵略者停止侵略。我请求安理会负起责任来，立刻阻止以色列对我们全体国家，对联合国以及对文明的国际秩序的藐视。

我发现，尽管以色列很傲慢，但她不过是人家的工具和傀儡罢了。我明白真正的祸首是美利坚合众国。以色列少了美国政府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其他各种支持时，她就不会那么傲慢，就没有无法无天的特权。没有美国撑腰，以色列永远也尝不到犯罪的甜头。

因此，照一切合理的逻辑来说，在我们看来，安理会不仅必须谴责走狗，还必须谴责其主子。我们认为美国同以色列一样要负责任，她也同以色列一样地不曾负责任。

我们希望看到安理会对以色列坚持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加以谴责。我们还希望安理会刚才通过的第459(1979)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的意思能更为明确。安全理事会早该要求美国阻拦以色列破坏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威信。

我们无限敬佩美国人民。我们相信美国政府从她自己的历史经验来看，在中东问题上至少应该站在正义的立场。我希望美国能阻拦以色列选择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我们这些受她不断侵略的受害者带来灾难，也会危害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那些愿意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我要向安理会保证我发言简单扼要并再次向安理会保证在1979年内我不再就与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有关的任何问题发言。上帝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

我要求现在发言是因为以色列代表布卢姆大使对我有感情，赠送了一件圣诞礼物给我。根据基本礼节，一个人在接到圣诞礼物的时候，他必须告知对方说礼物已经收到或者还赠对方一件礼物。不幸得很，我没有礼物可以相赠只表示已收到礼物。

他用嘲笑和讥讽的口吻说我引述莎士比亚著作，但丁著作，可兰经和圣经，对于这些经典我所知不多。也许我现在可以送给他一个传代物以答谢他给我的圣诞礼物，这一传代物不是来自圣经，也不是来自莎士比亚，更不是来自乔叟而是来自科威特的最基本格言。

我们对科威特的表达方式有极深感受。我们近来因为我们的石油而出名。但是，我们不是石油的产物，我们是石油时代以前多少年的贫穷的产物，在那些岁月中我们同入侵的浪潮搏斗和私运黄金前往各国。经历那种贫穷，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救赎，其中一种救赎是：如果你得到你不应得的东西，就吻吻你的手掌走罢。

我认为以色列已经取得——象美国人所说那样——或已经得到它不应得的一项决议。以色列应受谴责；它不但应受谴责而且应被揭发。然而，政治的力量有时大过逻辑的力量，就因为那样，简单明了的科威特格言在现况下变得更加深刻、更有力量和更加真实。

我还有另一句科威特格言亦是一个传代物可作为布卢姆大使的圣诞礼物。我们在科威特常说——在这里我要玩弄一下字眼以便使之更加真切：如果你到达你认为你能够变红为蓝、变黑为白和变紫色为粉红的境界，则请你就应该同你的母亲谈谈，因为基本上你犯的错误必定是与生俱来的。从这句科威特格言出发，我认为在联黎部队的问题上，出现了政治脱节和理性丧失的现象。以色列有它的这套逻

辑不妨去同政治精神病医生谈谈。

我不应继续说那些指出缺点的话语，因为我不欢喜讲那些话。

不过在一个重要的照会上——这与莎士比亚甚或过去的科威特人的格言无关，这些时代他们有不同的格言——最好的礼物和真正的礼物也许是以色列政府承认它将停止对哈达德的支援。这是关键所在，其余是枝节、影响和结果。整个问题的结果、原因和存在的理由便是那个奇怪的以色列—哈达德关系。在外交关系方面那是一种奇怪的关系，为黑暗时代以来所没有见过的。我希望我们现在不在黑暗时代。我们声称我们不在黑暗时代，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时却在黑暗幽谷的黑浪中浴泳。

布卢姆大使能够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最好消息——而不是以言词挖苦我——应该是他的政府已停止援助哈达德，这才是联黎部队成功的关键。他不应有问题，他需要做的一切便是查看秘书长报告，该报告证明这一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现在不需要东拉西扯、陈腔滥调和令人费解的发言。在这里需要明确直言，而明确直言正是规避推诿的克星。那些心里有鬼的人总是规避推诿，他们避免明确直言，因为明确直言是混淆不清的致命克星，在混淆不清的情况中他们可以生存。

在黎巴嫩南部，整个地区的面貌便是以色列和哈达德这个不神圣同盟混淆不清的结果。

那便是我要在这个时刻发言的原因，再次我要向安理会保证我不再在1979年内就联黎部队发言，但是也许在明年我会就这个主题发言。

德扎瓦拉·乌里奥拉戈伊塔先生（玻利维亚）：以色列和叙利亚代表向担任安理会十一月主席的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大使说了许多由衷的祝贺话，我要代表德比西奥大使向这两位代表表示感激之意。

至于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朋友提到的事情，我必须提醒他，即按照安理会第446(1979)号决议在安理会的命令下我所作的中东之行是作为安理会的特派

团的身份而非作为以色列代表的一个朋友的身份去完成的，我非常珍惜与以色列代表的私人友谊就象我非常珍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齐先生的友谊一样。

隆古先生（赞比亚）：我国代表团要很扼要地答复以色列大使的发言，在这一发言中以色列大使曾提到1979年8月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中所作发言的某一部分。

我国代表团要指出它将保留如有必要在适当时候就此事作出详细评述的权利。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他就安理会席位就坐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我欣然收受我的地域代表比萨拉大使赠给我的礼物。我以赠给我这一礼物的同样精神接受这一礼物。坦率地说，我比较欢喜另一件小礼物，那便是比萨拉大使宣布他的政府已最后决定接受迄今为止它一直拒绝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

为了使赞比亚代表不忘前事，让我从1979年8月30日赞比亚另一代表在安理会中所作的发言中引述一些话。他说：

“以色列唆使的所谓武装份子还有捕捉和劫持联合国士兵以为人质的狗胆和法术。试问还有比这种行动更加恐怖的吗？”（S/PV. 2165, 第21页）

我十分同意。试问还有比这种行动更加恐怖的吗？至少我们终于知道那些武装份子是谁。这已在秘书长最近的报告中告诉我们。

苏联从不赞成成立联黎部队和没有对它的预算出过一分钱，有人可能希望苏联在就我们讨论的事项表示其意见时更加谨慎小心。实际上，苏联对于黎巴嫩或中东其他地方的和平维持行动是没有兴趣的。差不多30年来它一直在这个地区煽风点火引发冲突。它一直在将武器运入这个地区，而且目前还继续在这样做。它训练、供应和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份子，这些恐怖份子是从黎巴嫩展开活动进入以色列的。现在苏联正极尽努力破坏和平进程并阻挠在中东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它实在没有资格在这一辩论中表示意见。

我认为毫无意义去同自称为文明的国际秩序倡导者的叙利亚代表进行许许多多的争辩。他在这里表现出对黎巴嫩友爱扬溢的神态，充满骑士气概和荣耀。我们大家都极其了解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意向的真正本质和叙利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在黎巴嫩煽动内战的极坏记录，以及残忍无道不顾黎巴嫩各党派的生命和财产，因为这样做符合叙利亚在特定时期的目的。对于他的反犹太怒火，就象不难想起的人类史上黑暗丑恶时代的反犹太怒火那样，我亦要抑制自己不予反击。

在我的发言中，我曾建议阿拉伯各国在黎巴嫩危机中在阿拉伯内部敌对的范畴内寻求方法来达到他们自己党派的目的。事实上，我的建议已完全不是原先的建议了。这建议不但以我们大家知道的情理为根据而且以只不过两个月以前一个有名的阿拉伯外交官在科威特报章上发表的意见为根据。1979年10月21日，科威特的安巴十分明确地引证那位阿拉伯外交官曾说过现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于在黎巴嫩维持一种战争状态很有兴趣。顺便说一句，那个报告中引证的那个外交官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黎巴嫩同僚，图埃尼大使。

我还要促请安理会注意只不过几天以前黎巴嫩总理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恐怖份子在黎巴嫩南部出现所发表的意见。在1979年12月10日《星期一晨光》这一黎巴嫩报章登载的一次记者访问中，胡斯先生说恐怖份子在联黎部队驻防地区出现已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他接着说黎巴嫩会设法解决那个地区的恐怖份子或使他们全部撤走。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表决以后进行的辩论中常常出现一种不现实气氛，这种辩论在联合国程序中叫做解释投票的发言。我几乎不能在以色列代表的各次发言中找到任何解释投票的发言。一旦我们在安理会中发言完毕以色列代表就设法开放新的争论领域而不答复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这类问题自1978年3月17日以来已在安理会中一再向以色列代表提出。科威特代表曾发问：以色列是否准备从黎巴嫩撤退和行止干予黎巴嫩内政？

所以，我不应被逗引说话，也不应利用各位的耐心，答复些已经说过的话。我只需再说一句话，即安理会当前的任务是关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决议。那个决议已经通过，我们不愿被引入与这次会议议程上的事项无关的任何辩论。

下午7时40分散会